

新哲學典範

恩格斯著
梁武譯



文源出版社發行

恩格斯著
梁武譯

新哲學典範

文源出版社

新哲學典範

作者 恩 格 斯

譯者 梁 武

出版者 文 源 出 版 社

發行人 葉 波 澄

上海復興中路一二五七B號

發行所 文 源 出 版 社

電話七八四三二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版

版權所有

反杜林論初版序文

這部著作，絕不是什麼『奮激的內心衝動』的成果，恰正相反。

當三年前，杜林(Dühring)先生突然以社會主義專門家及改良家的資格向當世挑戰之時，我的德國的友人，向我作堅決的請求，要我在當時社會民主黨的中央機關報『人民國家』(Volkstaat)上，批評這個新的社會主義理論。他們以為這是絕頂必需的。因為在這樣新進的剛剛最終統一起來黨裏，必須剷除任何新的派別分裂的證據。因他們比我更有正確判斷德國形勢的可能，所以我不得不相信他們。而且同時看到，一部分社會主義的機關報，熱誠地接受了這個新的社會主義的竄改者，雖然這種熱誠，是對着杜林先生的『好意』，可是何時却使人可有根據，來設想一部分黨的報紙，爲着杜林的好意，不恤信仰杜林的學說。還有人竟欲以通俗的形式，在工人中，宣傳這個學說，最後，杜林先生及其小派，更利用了一切手段，廣告，及詭計，使『人民國家』，不得不對那具着這樣巨大野心的新學說，採取決然的態度。

事情雖是這樣，可是祇在一年之後，我方決定暫時放下別種工作，來作不甚愉快的分析杜林先生著述的工作。這樣的工作，一開始，就不能不加以完成。這工作，不但是不愉快的，而且是很廣

泛的。這種新的社會主義理論，表現出是新的哲學體系的最終實際成果。所以對於這個社會主義理論的研究，就必須與哲學體系聯繫起來，而且同時須分析這個哲學體系的本身，結果不得不跟着杜林，進入他的無所不談的廣泛的領域中。這樣就發表了多篇文章，起初，在一八七七年登載於萊比錫格「前進報」——『人民國家』的繼承者。這些文章，就彙集成這部著作。

所以，批判對象的性質，便這批判，不能不這樣廣博，這實是與杜林先生本人著作的科學價值，極不相稱的。但是這樣的廣博，也有兩種好處，一方面牠使我能够在各方面闡發我對於那些牽涉的爭論問題的理解，這些問題在現時具有一般的理論及實際的興味。這書雖不抱定目標，要以另一個體系，與杜林先生的體系相對抗，可是應該希望讀者不會略過我的見解中間的內部聯繫。至於我的工作在這方面是不是徒然底這一點，那麼我在現在已經有了充分的證明。

他方面，『創造體系的』杜林先生，在現代的德意志，決不是單獨的現象。近來，宇宙論以及一般自然哲學，政治，經濟等等之體系，好像雨後春筍似的發生於德意志。最不好的哲學博士，甚至大學生，都在創造着整個的『體系』。正好像在現代國家，規定着一種前變，說每個公民要能判斷他有權表決的一切問題；正好像在政治經濟學內，假定着每個消費者都徹底地熟知他自己日常生活所必需的那些產品；——看起來，在科學上，情形也正是如此。有些人以為科學的自由，就是在於每人有權著述一切他自己所沒有學過的東西，而自以為這是唯一的嚴格的科學方法。杜林先生，

正是這種放肆的假科學的顯著典型之一，這種假科學，在現代的德意志各處盛行，而以其超等的謬語的喧聲，蓋沒一切。詩歌上，哲學上，政治學上，經濟學上，歷史科學上種種的謬語，從研究院及講壇上所發出來的謬語，到處散佈的謬語，懷著野心想佔據思想上首要地位或自命深刻思想的謬語，這些謬語和他國單純平俗的謬語不同，是德國智識工業的最顯著的最大批的產品；牠們的格言是：『便宜而惡劣』——這正好像德國其他的製造品一樣；但可惜這種智識工業的產品，沒有和其他工業產品一起，陳列於菲萊台而非亞的展覽會上。甚至德意志社會主義，特別在杜林的榜樣之後，最近也正在大製其超等的謬語，造出以『科學』自傲的演員，可是對於這科學，他們『實在是一絲毫不了解』的。在這上面，我們看到一種幼稚病，牠證明德國學生開始歸依於社會民主黨；牠（幼稚病）與這個運動是不能分離的，可是在我們工人的健全精神之下，我們希望此種幼稚病能夠順利地克服過來。

在有些地方，我最多祇能發表門外漢的意見，可是在這些地方，我也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這非我的過錯。在這樣的場合，我大部分祇能舉出正確無可辯難的事實，來和對方的錯誤或可疑的論據相對抗，在法學以及好幾個自然科學的問題上，我就是這樣的做法。在其他有些場合上，說及了理論自然科學上底一般見解；自然在這上面，就是專門的自然科學家，也不得不越出他的專門的範圍，而論到其他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像維爾霍夫所講的，他自己也和我們蒙昧人一樣，祇是

一個『平通』，我希望，我的很少的不確切與不靈巧的辭句，也受到別人的寬容，自然在這樣互相爭辯的兩方之中，此種辭句，是當時要有的。

當我作這篇序文的時候，我看到了杜林先生的廣告，說他的新的『重要』著作：『理論物理學與化學的新的基本法則』已經出版。我充分的自認對於物理及化學的智識不夠，但我總以為對於杜林先生，我是知道得很充分的；所以即使沒有看到這種著作，我也可以預言：杜林先生在這書內所規定的物理和化學規律，在其誤解與庸俗的程度，上，可以和他以前所發現的被批評於本書中的政治經濟，世界範疇等等法則，並駕齊驅，我可以說，杜林先生所發明的『低溫計』，即測量極低溫度的器械，並不是用來測量高溫或低溫，而是用來測量杜林先生的無知的厚顏。

倫敦 一八七八，六，一一。

緒論：杜林先生所作的約言

對於我們問題有密切關係的，是杜林的下述的著作：「哲學講義」，「國民經濟學及社會經濟學講義」及「國民經濟學及社會主義之批判史」。而其中對於我們最有興味的，則為第一部著作。

開卷第一頁，杜林先生已經宣告自己是「預想在現時及最近將來代表這一力量（哲學）的人」。所以他宣佈自己為現在及「最近」將來的唯一現實的哲學家。誰要是和他具不同意見，誰就是和真理相隔絕。某實在杜林之前，已有許多人對自己作這樣的想像，但是——除華格納之外——他總算是第一次這樣坦白地自己誇耀自己。而且他所說的真理，還是「終極的絕對的真理」呢。

杜林的哲學，是「自然的體系，或現實的哲學……在他裏面，對於現實作這樣的思維，使任何接近夢幻與主觀偏狹世界觀的傾向，都被排除出去」。所以這個哲學，有這樣的特質，使杜林先生能夠脫出他自己主觀的狹隘的界限之外——這種界限之存在，他自己也是不能否認的。其實，這確是必需的，因他使杜林先生能夠確定絕對的真理，雖然我們還不知道，這種奇事，應該是怎樣去完成的。

這個「對於精神有獨立價值的知識的自然體系」，「確實地規定了存在的基本形態，而毫不減

「思想的深度」。從其「現實的批判的立場」上看來，牠低頭了以自然及生活的現實為根據的現實哲學之因素——這個哲學，不承認任何僅僅表面上的限界，牠在其强有力的革命的運動中，展開自然內部及外部的整個天地。這一體系，是「新的思維方法」，牠的結果，是「根本獨樹一幟的結論及見解……創造體系的思想……確實規定的真理」。有了牠，我們就有了一種「在集中的自動性中吸取自己力量的大作」（這句話的意義怎樣，是很難憶得的）……「窮根究底的研究……基本的科學……嚴格科學的對於人及事物的見解……各方透徹的思想上的大作……思想所及的種種前提與結果的創造的草案……絕對基本的東西」在政治經濟學的領域上，杜林先生不僅給我們以「歷史的有系統的淵博的大著」……其中歷史性，還具有一種特長的「我的大規模的歷史的記述」，牠們在經濟科學中，引起了「創造的變更」，——結尾，杜林提出了自己的完美規定的將來社會的社會主義計劃，牠是「明白的窮底底蘊的理論之實際成果」，所以杜林的哲學一樣，同是沒有過失的，福音似的東西，因為「祇在那種像我在國民經濟學及社會經濟講義兩書中所形容的社會裏，真正的所有，才得代替表面上的暫時的或暴力的財產」。

杜林所作的，由杜林自己稱讚的這種佳句，很容易的可以多十倍地舉出來。但是上面所舉的話，已經儘够使讀者疑惑自己是否遇着一個哲學家，或是遇着……可是我們不得不請求讀者，延宕自己的評判，直至親切地明瞭杜林先生窮根究底的學說之時。我們在上面所摘引的話，祇是要指示

給讀者看，我們所遇到的，不是那種簡單發表自己思想而讓歷史決定他們（思想）價值的尋常哲學家及社會主義者，而是要和教皇那樣同無過失的非同小可的人物，如果不願意陷入犯罪的異教中，那麼對於他的福音似的學說祇好簡單的接受。所以我們在這裏所遇到的，並不是充滿一切社會主義文獻，而且最近充滿德意志文獻的那種著作之一，——在這些著作中，各種的人，以最誠懇的態度，想說明種種問題，對於這些問題，他們自己在回答上，或許多少是缺乏材料的；他們雖具種種科學上的文字上的缺陷，但他們所有的社會主義的誠意，是值得讚許的。反之，杜林先生對我們所提供的見解，却由他自己宣佈為「終極的絕對的真理」，除牠以外，其餘任何見解，一開頭就被認定是錯誤的了。杜林先生既具終極的真理，又其唯一的嚴格科學的研究方法；除這方法之外，其餘一切方法，都是非科學的。如果他是對的，那麼他就是古今最偉大的天才，第一個超人，因他是毫無過失的人；或者他是不對的，在這時候，我們無論對他作了何種的判斷，可是因顧慮他的可能的善意而作的任何好意底考慮，則總是對於杜林先生的致命的侮辱。

既然具着終極的絕對的真理，及唯一的嚴密的科學方法，那麼雖然的一定要對其餘一切迷惑的非科學的人類，起侮蔑之感。杜林先生對於他的先驅者，非常的蔑視，祇有他自己所認為例外的少數偉人，在他的法庭前，得到開恩；所有這些，自然並不使我們奇怪。

開始且聽他對於哲學家的意見：「無原則的萊布尼茨（Leibniz），這是在一切御前獻媚的哲學

家中，算是最好的了」，對於康德，還可體額忍受，自他以下，一切都江河日下；出現「直接的流亞，特別是費希特(Fichte)謝林(Schelling)等等的放肆無忌，荒唐空虛的胡說……無知自然哲學的怪異的諷刺畫……康德以後的怪現象」，及「熱昏的囈語」，他籠罩了「黑格爾這樣的先生」，這位先生，說着『黑格爾式的謬語』，利用『在形式也是非科學的方法』及其『生硬的觀念』來傳播『黑格爾式傳染病』。

對於自然科學家說得也不少，但是名字祇舉出了一個達爾文，所以我們祇能以他為限。『達爾文的淺學及戲法，帶着牠的變態論，帶着牠非常狹隘的理解力，遲鈍的辨別力……據我的意見，特殊的達爾文主義——從牠中間，自然要除去拉馬克的之學說——祇是齊整的與人性對抗的獸性』。

但是對於社會主義者，還說得更壞。除了其中最貧弱的魯意白朗(Louis Blanc)以外，其餘都是罪人，都不應該享受他們在杜林以前所享受的名譽；這不但是從真理或科學的觀點上去看，而且還是根據他們個人的性質，來觀察的。除巴貝夫及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幾個社員之外，其餘社會主義者，都不是『人物』。三個烏托邦社會主義者，被稱為『社會的鍊金術者』。在三人之中，聖西門還算是受了寬大的待遇，因為對他祇責備了他的『傲慢』，而且還以同情態度指示他是為宗教的迷信所苦的。可是，在說到傅立葉的時候，杜林就衝破了一切忍耐心，因為傅立葉『暴露了一切

狂想的要素……他的思想，除他以外，首先祇能在瘋人院中去尋找……最荒唐的夢囈……狂想的產品……不堪形容的愚昧的傳立葉，這是『兒童似的頭腦』，這個『癡人』，而且他甚至不能稱為社會主義者；他所主張的『法倫』（即社會主義殖民地），絲毫沒有包含一些合理的社會主義的因子，這是『按日常商業模範而構成的殘廢的形體』。最後，『如果誰還以為這些意見（傳立葉對於牛頓的意見）……不够證實傳立葉名字上及全部傳立葉主義中，第一字就是『Fou』（法文，瘋狂之意），那麼他自己也可以算入某種癡人的隊伍之中』。最後，歐文『祇有懶散貧乏的觀念……他在道德問題上的這樣粗雜的思想……有幾個地方，達到可笑的地步……與常識相反的粗笨的理解法……歐文的思想進程，不值得作嚴重的批評……他的虛榮心』等等。如果，杜林極刻薄地以他們的名字，來形容烏托邦主義者：聖西門——聖者（Saint），傳立葉——病狂（Fou）安普登——兒童（enfantin），那末祇要加上：歐文——嗚呼養虎（Owen），而社會主義史的一個極重要的時代，祇簡單地毀滅於這四字之中了。誰要是懷疑這點，那誰就『自己也可以算入某種癡人的隊伍之中』。

至於杜林對於以後社會主義者的評判，那末我們為簡短起見，祇舉出關於拉薩爾及馬克思的兩段。

拉薩爾：『玄學的穿鑿的通俗化的企圖……極端的煩瑣學者……一般理論與瑣碎雜物的可驚的混淆……無意義的，不成形的黑格爾之邪說，驚人的例證……他所特有的偏狹……最無聊的瑣事之

吹噓……我們猶太人的英雄……小冊子的作者……卑俗……人生觀及世界觀之內部的脆弱」。

馬克思：『觀點的狹隘……他的大著及作品，從本身看來，即從純粹理論之立場上看，對於我們的研究（社會主義批判史）沒有確定的意義，在一般的思想史上，祇應把他提出來，當作新的分派煩瑣哲學中一個支派的影響之徵候……集中的及綜合的能力之薄弱……思想及文體之不統一，粗野的語句，英國化的虛榮心……欺瞞……粗笨的觀念，實際上這些祇是歷史及邏輯的空想的私生兒……欺瞞的辭令……個人的虛榮心……卑陋的態度……想以俏皮出之的笑話……中國式的學問……哲學的及科學的舊思想』。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上面所舉的，祇是從杜林花園中隨手採摘下來的小花球。自然，現在我們並不論及、這些客氣的侮蔑之辭——以杜林的這種教養，這些辭句決不使他能夠找出任何「輕蔑」的東西出來——究竟是否終極的絕對的真理。同樣的，我們現在也避免對於這些意見是否全有根據的一點，作任何的懷疑，因為不然，我們或許就要被禁起來，揀選我們所屬的癡人的範疇。我們以為自己的責任，在於：一方面，舉例指出杜林所說的『文雅及真正謙虛的用語方法之模範』，是怎樣的一種東西；他方面證實，在杜林看來，他的先驅者之無用，和他自己毫無過失的情形一樣，已經是確實規定之事了。如果事實真的和他所說的一樣，那麼我們就要對這個上下古今的最偉大的天才，致最重的敬禮。

目次

頁數

反杜林論初版序文	一—四
緒論	五—一〇
一 部門分類先驗主義	一—八
二 世界範疇論	九—一四
三 自然哲學 時間與空間	一五—二七
四 自然哲學 世界創造論 物理學 化學	二八—三八
五 自然哲學 有機界（上）	三九—五〇
六 自然哲學 有機界（下）	五一—六〇
七 道德及法律 永恆的真理	六一—七三
八 道德及法律 平等	七四—八七
九 道德及法律 自由與必然	八八—九五
十 辯證法 數量與性質	九六—一〇七
十一 辯證法 否定之否定	一〇八—一二三
十二 結論	一二四—一二六

新哲學典範（反杜林論哲學之部）

一 部門分類 先驗主義

根據杜林的意見，哲學是世界觀及人生觀的最高形式底發展，在更廣的意義上說來，牠包括着一切智識與意志之原理。無論在什麼地方，如果人的意識，與許多認識或衝動的結果，或與某一羣生存的形態，發生關係之時，——那麼，所有這一切原理，都應該是哲學的對象。這些原理，乃最單純的——或是從來以為是最簡單的——因素，從他們中間可以構成複雜的認識與意志的世界。和個體的化學構造一樣，事物的一般的組織，也可以歸納于根本的形態，與根本的原素。這種基本的構成原素或原理，一經找得，那麼牠們非但對於我們所直接知道和接觸的世界，而且還對於我們所不知道所不能接觸的世界，都是有意義的。這樣，哲學原理，就成了最後的補充；個別的科學，都需要牠的幫助，來形成自然及人間生活的說明底統一體系。除一切存在的根本形態之外，哲學祇有一個真正的研究對象；自然，及人間世界，所以在整理我們的材料時，就非常自然地得到了三個部

門，即：一般的世界範疇論，自然原理的學說，人的學說。在這個次序之中。同時包含着某種內部的邏輯的秩序，因為對於一切存在均可適用的形式底原則在前面，而這些原則所應該應用的具體領域則跟在後面，處于附屬的地位。

所以，他所說的，是關於原理的問題，是關於那些從思維上抽取出來而不是從外界抽取出來的形式的基本原則；這些原則應該適用於自然及人類，自然與人類，因此，也就應該與這些原則相適應。但是思維從什麼地方去獲得這些基本的原則呢？從牠自身嗎？不是，因為杜林自己說：純粹觀念的領域，為邏輯的範疇及數學的形態所限（我們可以看到，後者是雙倍的錯誤）。但是邏輯的範疇，祇能歸為思維的形式，可是這上面是說存在的形式，是說外面的世界；這種形式，思維永不能從自身中創立出來，導引出來；而祇能從外面世界中，創立並導引出來。既是如此，那麼全部關係，都應該倒過來：原理並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牠的終極的結果；牠們不能適用於自然及人類歷史，而是從自然及人類歷史中抽象出來的；並不是自然與人類要符合這些原理，而是原理的正確性應以能否符合自然及歷史為依歸。這是唯一的唯物論的觀點，杜林的相反的观点，是唯心的，牠把一切都顛倒過來，而從思維中，從創世之前存在于某處的圖式，計劃或範疇等等，來定出現實的世界，這正是像黑格爾所做的那樣。

真的，我們試把黑格爾的百科全書(Encyklopedie)及其全部「狂熱的囈語」與杜林的終極的絕

對真理相對照。杜林先生具有，第一，一般的世界範疇，而黑格爾則名之曰邏輯；再後，我們看到兩人，應用這些圖式，或這些邏輯的範疇於自然研究，即自然哲學；最後，更把牠們應用於人類世界，或是黑格爾稱為精神哲學的那種東西。這樣，杜林先生順序的『內部的邏輯秩序』，『極其自然地』把我倒推到黑格爾的百科全書中；牠就是從百科全書中忠實地模仿下來的。

如果極其自然地，把『意識』『思維』當作一種早已存在，預先與存在及自然相對立的東西，那麼其結果總是如此。在這樣的場合之中，意識及自然，思維與存在，思維法則及自然法則，這樣地巧合起來，這實是一樁極其不可思議的事情。可是我們如果進一步問，什麼是思維及意識，牠們的來源如何，那麼我們可以看到，牠們是人的頭腦的產物，而人自己則是自然的產物，人生長於一定的環境之中，與環境同時發展；這樣就變成非常明白，就是，人的頭腦的產物，歸根到底，自身還是自然的產物，所以牠不能與自然界中其他一切相對立，而應與之相符合。

但是杜林先生，不允許對於事物，作這樣簡單的解釋：他不僅以人類的名義來思維——這在本身看來，已是巨大的成功——，而且還以一切天體中能思維的物體底名義來思維。真的，『如果我們想駁斥或甚至僅僅懷疑牠們（指意識與智識）的至高無上的大力與無條件的真理權，而給以人間的姓字，那麼這實是對於意識及智識的基本形態之侮蔑』。因此，為着對於某個星球上二乘二等於五的事不表示懷疑起見，杜林先生就不能以『人間』的姓字，來決定思維，所以他不得不脫離我們